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詞苑叢談

(上)

徐鉉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BW B38/23

詞苑叢談

(上)

徐鉉編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詞苑叢談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編者 徐 鈺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密

四七四一

序

詩與詞均三百之遺也。詩話之與詞話其卽春秋大夫歷聘賦詩見志左氏傳諸紀載遺意也。顧自孟榮有本事詩之纂計有功有唐詩紀事之編而詩話遂有成書余獨慨夫詞肇於唐盛於宋元熄於明迄我昭代彬彬大振而詞話一書藝苑羣公相望千百年間至今未遑編次大爲恨事夫詞者詩之餘而樂之緒也宋大晟樂府所歌頌郊廟樂章率皆按譜倚聲叶應宮徵寇韓趙周諸公正大剛方勲業彪炳而興發毫揮不少香醲麗語作者旣繁韻事自侈後代逃虛之士薄以雕蟲叩之古近且有聲病茫然者而奚暇及詞業所不存宜聽其事之散軼而莫有紀也然卽有博雅審音君子起而欲纂成書則又不易蓋詞旣中熄於明劉高楊瞿而後鮮有繼軌諸凡蘭畹金荃之刻藏弄寥寥摺撫無資僅僅取花間草堂註中一二雋評韻事合諸里巷瑣談以災梨棗考證不精則繆訛相襲體裁罔辯則俚雅襍收欲成千百年未見之書以誇來者不戛戛其難哉吾友徐虹亭先生菊莊詞久已傳播海內丁卯秋訪余於鄂渚官舍暇時出示所輯詞苑叢談或詞以人傳或人因事顯分門別類爲目有七詳體製審音韻復加辨證品藻與諸諱兼羅紀事與外編並載自唐宋迄今上下千餘年間無不蒐討較之本事紀事二書尤爲縝密蓋先生家藏四庫遍覽無遺其足跡所經名山大川通都鉅邑時與畸人韻士相往來而珥筆禁林復工於比

事屬詞之體。劇心銑腎。積十餘年。方始就緒。是此書之成。非先生不能成。且成之必待於先生者。天亦若默相之。以啓熙朝文運之盛。上以鼓吹風雅。遙規左氏之紀載。又豈特供協律選聲之彥。嘯餘談柄已哉。方今樂府選本。盛推朱竹垞詞綜爲最。試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榷。當必撫絃賞音。共相擊節。而有六代觀止之歎矣。時康熙戊辰仲春之朔。溫陵丁煒雁水氏。書於黃鶴樓下。

序

長洲 尤 侗 譔

予嘗纂明史藝文志。其以詩話著者。西涯昌穀而下。疊疊數十家。而詞話自升菴之外。無聞焉。古今詞話。久矣失傳。其軼時見於他說。抑何鮮哉。然詞之系宋。猶詩之系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吾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挺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詞之見於話者。如後主之小樓昨夜。延己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紅杏枝頭。子野之雲破月來。東坡之大江東去。蒼卿之曉風殘月。少游之山抹微雲。美成之并刀如翦。澤民之淚溼闌干。教授之鬢邊一點。皆其膾炙齒牙者。風流相扇。不乏美談。顧未有人集其成耳。年友徐子虹亭。詞人之翹楚也。向曾續孟堅本事詩。予爲作序。今復輯成詞苑叢談一書。蓋撮前人之要。而搜新剔異。更有聞所未聞者。洵倚聲之董狐矣。殆與本事詩相爲表裏。予故重爲之序。夫古人有詩史之說。詩之有話。猶史之有傳也。詩既有史。詞獨無史乎哉。願以傳之海內。且爲他日藝文志中。增一則佳題也。

自序

徐子之爲詞苑叢談也。從無聊羈旅中。搜取樂章。可佐尊前酒邊之所吐屬者。拾殘紙禿筆。隨時隨地。書之牀頭。置一竹籠。撚紙條納於其內。對客輒舉一二條。如頭白宮人。說天寶遺事。令人愴怛移時。以爲笑樂。積有月日。彙成數卷。歲丁巳。浪踏瑣闥。重尋桃葉。偶與周子雪客追話昔年同遊燕市。旗亭一曲。至今流傳人口。而勝侶良朋。升沈不一。因及叢談。則周子亦方有事於斯。亟索其藁。視予補綴。猶十之四五。予因請而薈萃畢業焉。周子勿靳。悉以畀予。予方潦倒場屋。收而藏諸篋衍。不意秋風報罷。耗耗歸來。仍客武林。舉抑鬱摧挫之氣。無所舒洩。自覺蝮蛇怪鳥。爲天地閒廢棄之物。不惜傳粉搔頭。低唱曉風殘月。以供世人殘唾。因取向日所編。爲之條分縷析。別爲詮次。傍及詞之源流正變焉。嗟乎。今世讀書之士。高者激昂文章氣節閒。而卑則浮沈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際。吾兩人窮年矻矻。一無所成。徒托諸靈均騷辯。靖節閒情之內。此其志誠足悲也。花鈿歌釧。睥睨金荃玉茗。千秋萬世後。誰復知吾兩人者。遂遺書周子。而序其顛末如此。皆康熙戊午正月。菊莊徐鉉書於西湖舟次。

是書之輯。始於癸丑。迄於戊午。凡六年。所抄撮羣書不下數百餘種。歲在己未。余橐筆禁林。從退食之暇。與同年友秀水竹垞朱君。宜興其年陳君。互相參訂。竹垞始謂余摺摭書目。必須旁注於下方。不似

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者。余雖其言。惜已脫葉。無從一一追遡。閒取偶及記憶者。分注十之二三。藏諸篋衍。時爲補綴。然猶慮其擇焉不精耳。丁卯之秋。余旣放歸。遊於鄂渚。適丁雁水觀察見之。謂其可傳。乃捐俸爲余鐫板。而仍繫以戊午舊序者。不忘曩日偕周子雪客蒼萃之勤也。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六月朔日。虹亭徐鉉又識於吳江城西之松風書屋。

詞苑叢談凡例

一曰體製。填詞原本樂府。自菩薩蠻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皆詞之祖。前人言之詳矣。余故薈萃其說。以攷其離合正變焉。至氣體互殊。代有升降。亦略爲申論。

一曰音韻。詩宗唐韻。夫人而奉爲金科玉律矣。若詞韻向無定準。故其出入寬嚴。卽宋人猶未免疵類。今一以沈東江氏詞韻略爲則。而間採諸家之說。以備參攷。至宮商角徵。清濁殊途。辨析毫芒。猶俟審音者。

一曰品藻。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是優伶之口。未免強爲差排。余爲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一曰紀事。金荃蘭畹。雖異紋纂組。都屬子虛烏有。余惟搜採逸事。可傳佳話者。庶足供鑒尾閒談。

一曰辨證。傳疑傳信。良史固然。詞雖小道。偶有寄托。然說分彼此。亦足貽悞後人。予細加詳攷。歸于畫一。誕妄貽譏。差謂能免。

一曰諸詠。淳于曼倩。爲千古滑稽之雄。里巷小詞。未必無關風化。余閒採打油蒜酪諸體。使覽者警省。非止冠纓欲絕也。

一曰外編。凡齊諧志怪之書。雖事屬荒唐。亦小說家所不廢。余因取仙鬼神怪。以及奇緣異耦。載在野史傳奇者。徧爲摭撫。以資談柄。

虹亭徐 鈞纂述

詞苑叢談總目

卷一

體製

卷二

音韻

卷三

品藻

卷四

品藻

卷五

品藻

卷六

紀事

詞苑叢談總目

詞苑叢談 總目

卷七

紀事

卷八

紀事

卷九

紀事

卷十

辨證

卷十一

諧謔

卷十二

外編

詞苑叢談卷一

清 吳江徐 欽電發編輯

體製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手躑躅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也。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璠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罍。鱸鯈。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狔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於垤。婦嘆於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三百篇實祖禰哉。藥園閑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簑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卽此調也。西吳記云。湖州磁湖鎮。道志載。卽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也。新唐書云。志和字

子同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肅宗特見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隱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今武昌府志記大冶縣東九十里爲道士汛。卽西塞山。塞音澀。見水經云。壁立千仞。東北對黃公九磯。故名。西塞橫截江流。旋渦沸激。舟人過之。每爲失色。張耒詩。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怕危亡道士磯。遂以爲卽志和所遊西塞山也。未知孰是。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鸞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閒。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旣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

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縞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業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即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驚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卻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

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曰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可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霽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揚州慢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疎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疎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